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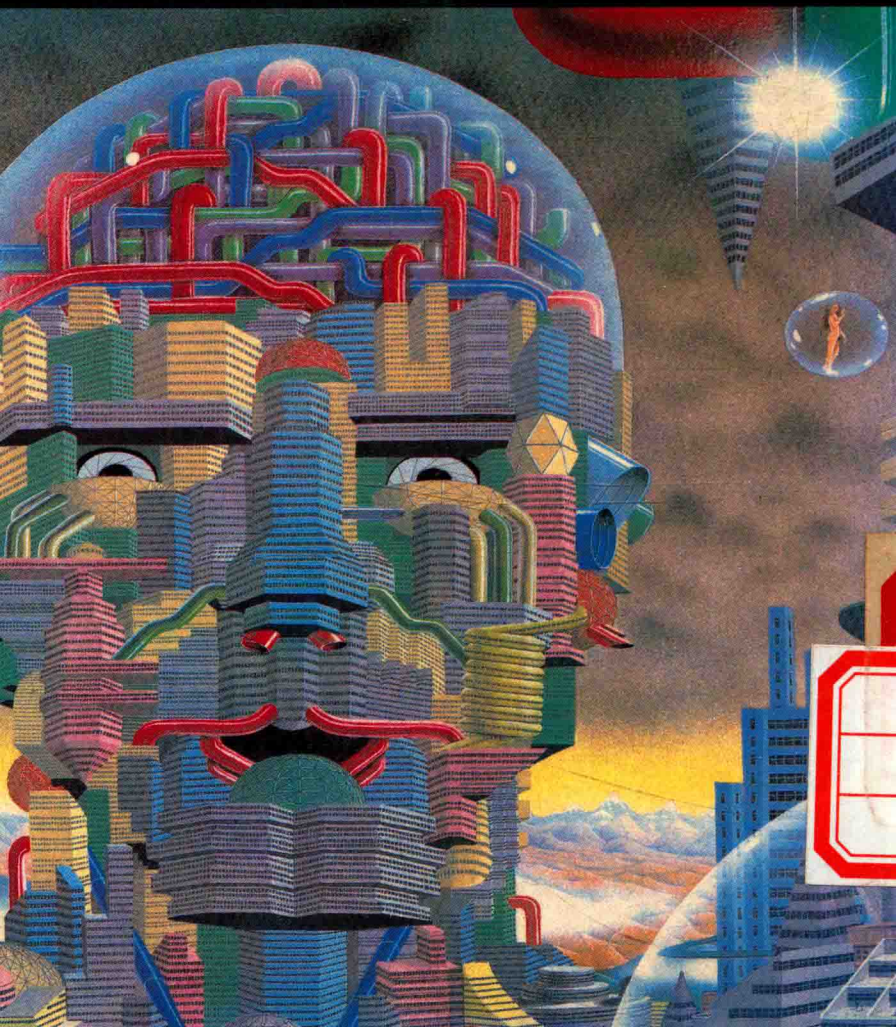
新潮文庫 315

# 最後

# 理想國

石川達三 著

陳曉南 譯



新潮文庫

315

石川達三著  
陳曉南譯



# 最後理想國

志文出版社印行

# 最後理想國

新潮文庫 315

---

原著者	石	川	達	三
譯者	陳	曉		南
發行人	張	清		吉
出版者	志	文	出	版
社				社
地址	臺北市中山北路七段82巷10弄2號			
郵政劃撥	0 0 0 6 1 6 3 - 8 號			
電話	八	七	一	九
	八	七	一	九
				一
				四
				一
初版	七 十 五 年 三 月			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	局版臺業字第0950號			
法律顧問	林	金	發	律
				師
印刷所	大	誠	印	刷
				廠
地址	台北市萬大路71巷9號			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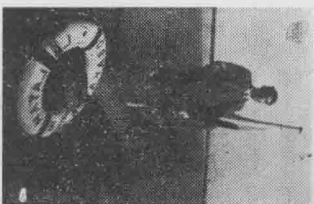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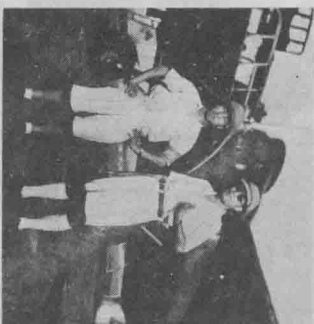
---

定價 100 元

(缺頁或裝釘錯誤隨時可調換)

右：日本小說家：石川達三(1905～1985)。  
左下：1930年乘移民船到巴西的石川達三。

左上：1938年南京隨軍記者的石川。  
中上：從南洋隨軍記者歸來之日，於新加坡所攝(右邊，1942年)。  
中下：1940年石川為作品『結婚的生態』拍攝電影之事，與原節子、今井正(左邊)磋商。



下：獲得芥川獎時期的石川達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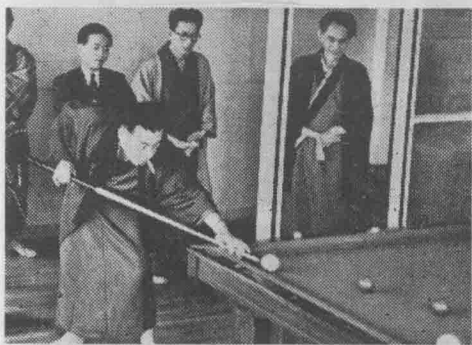
左上：石川與讀者聯歡會。

左中：一九五四年石川攝於熱海的旅館，右邊為

川端康成。

左下：石川為小說『並非無望』拍攝電影之事，

跟影星木暮實千代磋商（一九四八年）。



# 目 錄

社會關心與石川文學／代譯序	一
人類烏托邦的夢魘	三
最後理想國	二
石川達三年譜	二七三

## 社會關心與石川文學／代譯序

當我提筆時，爲何而寫、爲誰而寫、如何寫法……的意識，總比營造藝術作品的念頭強烈，亦即作品本身並非目的，它只不過是手段而已……爲此，被有些評論家指責爲「文學的邪道」，但我並不在意。

——石川達三：『經驗的小說論』

### 昭和文學之星

一九二六年（昭和元年）石川達三在「山陽新報」發表「寂寞的耶穌之死」，並應徵「大阪朝日新聞」小說徵文入選，正式投入寫作活動，而於一九八五年（昭和六十年）元月卅一日因宿疾胃潰瘍及肺炎病逝，在這昭和在位的六十年間，作品源源不絕，寫作活動歷久不衰，其作品寫盡昭和年代日本社會變遷的風貌，而呈現「歷史的縱斷面」，有的評論家把他譽之爲「昭和文學之星」，洵非過譽。

### 第一屆芥川獎得主 文壇嶄露頭角



石川雖然在文壇出道很早，但始終默默無聞，直到十年後，以『蒼氓』一書獲第一屆芥川文學獎，才受到文壇的重視。與他同年齡的作家如伊藤整、本庄陸男，及大他一歲的作家如武田麟太郎、佐多稻子、藤澤桓夫、丹羽文雄、舟橋聖一、堀辰雄、林芙美子等，都比他早歲成名。更令人感到奇怪的是，雖然他著作等身，似乎天生即富有寫作才華，但他早年並非以作家為終生職志——非一般所謂的文學青年，據他在回憶寫作生活的文章中表示，他就讀早稻田大學時仍是在當新聞記者。「對出身鄉下的我而言，小說家為何物，根本懵然無知，對記者倒是有比較具體的認識。」

也許由於石川出身書香世家——祖父儀平曾任藩主（諸侯）的「師爺」，父祐助畢業於東京高師，具有漢文和英文的教師資格，在家風的薰陶下，他的本國文基礎自比一般人深厚，從小學以來，作文就是他的拿手科目。「初中時，普通寫一篇作文要花五十分鐘，而我只需二十分鐘，字數還比別人多出一倍。」他從中學時代即開始寫小說，寫來似乎也很輕鬆。讀早大時，他在學校附近賃屋而居，步行回家的途中，突然湧出短篇小說的題材，回到家立刻提筆疾書，傍晚時分已寫出約二十張稿紙（八千字）的短篇。

他就是這種故事構成力非常敏捷的快筆作家。

大學休學後，他進入一家實業雜誌社任編輯，工作性質近乎寫讀書報告，對他的作文能力亦大有幫助。「每月只需交出約一百張稿紙，即可拿四十圓薪水……而我只需三天工夫即可寫成。四十圓夠維持生活了。以後的二十七天可供我自由運用。」除閱讀外，他也着手撰寫大部頭的長



篇小說。

當然，這期間他也加入幾個同人雜誌，以及向大雜誌社投稿（小說），不過，他的主要目標還是放在「徵文比賽」，早在他二十二歲時，他應徵「大阪朝日」的短篇小說徵文，獲得二百圓獎金，這是一筆鉅款。

但久久仍未有出人頭地的表現，他對寫作灰心了，因而有二十五歲春季時的巴西之行，他本是以農業移民身分遠渡異邦，或許有長住久居的打算，但不知為何住了二個月又返回日本，這段目睹移民羣種種生活悲劇的經歷遂成爲他的成名作『蒼氓』的素材。然而，他這種行動性也是當時的文學青年所罕見的。

回國後的第三年，完成『蒼氓』初稿，却始終沒有識千里馬的伯樂爲他推薦，經三次修改後，他寄給「改造」雜誌社參加徵文比賽，也僅落個名次外的佳作而已。他如此敘述當時的感想：「那時，我已打算放下筆桿回鄉下養豬。」就在他對『蒼氓』也已幾乎失去信心的當兒，某友人擅自做主的把原稿交給一家同人雜誌刊載。也許是時來運轉吧！本書竟因此而意外的榮獲第一屆芥川文學獎，那是昭和十年石川氏三十歲時的事情。

同樣的「獎」，第一屆總是比较受各方的矚目；雖然當時的報社或雜誌社也經常舉辦徵文比賽，但同樣的有獎徵文，「芥川獎」的身價，又自與衆不同。因爲一手籌畫促成「芥川文學獎」設立的菊池寬，不但是當時文壇的祭酒，在社會各階層的發言力，也有舉足輕重的地位。

自此，石川在文壇身價百倍，作品源源不絕。

## 菊池寬與石川達三

據悉，石川的得獎應歸功於菊池寬氏的大力推薦和做「決定性的指示」。因為菊池寬並非評審委員，而是受「文藝春秋」之託為「芥川獎」催生人。當時同列決選的尚有高見順、太宰治、外村繁三個赫赫有名的作家，在評審委員佐藤春夫、川端康成、瀧井孝作、山本有三、久米正雄、佐佐木茂索等的總評分中，似乎高見和太宰的得分都比石川高，但作為社會寫實派健將的菊池寬，似乎特別青睞石川的作品，以及鑑於當時文壇的惡劣形勢，毅然決然的授意評審會以「獎掖新人」為由，將三位成名作家摒除於得獎之門外（這應是很為難的決定，因為這三位作家與評審諸先生都有私交），使石川脫穎而出。

如果沒有菊池寬的慧眼，如果芥川獎的企劃延後或推前一年，也許石川真的就變成養豬場主了。

值得注目的是，久米正雄代表選評會對『蒼氓』所做的總評：「這篇作品的缺點是，筆致稍嫌粗糙，以及心理推移的描寫稍嫌不足，但結構嚴整，題材新鮮，體驗有趣，僅此已足資說明作者擁有雄厚的寫作潛力。全篇文長六萬字，讓人有一口氣讀完的興趣，可謂深諳通俗手法的要領，這種作品近來已不多見。雖然沒有新作風、新人作品的感覺，但我們非常盼望作者今後的寫作，不要有讓人升起危險訊號的作風。」

這一段話，幾乎完全道盡了石川文學的未來。

## 石川文學崛起的時代背景

石川出生於一九〇五年，他的精神形成期（青少年期），約當大正中後期（一九二〇～二六），那時正是第一次大戰後的檢討省思時期，民主的呼聲響徹全世界，因而培育不少所謂的自由主義者，一部分青年更進而介入無政府主義、或社會主義的實踐運動，當然後者只是少數人，對大多數青年而言，最具魅力的仍是自由主義。今人使用這字眼時，似乎或多或少帶着輕蔑的語感，但我們切不可疏忽，自由主義對當時的青壯年知識階層的精神形成力的強大作用。然而，我們必須指出，大正時期的自由主義並不堅實，毋寧可說是極為脆弱的，脆弱得當面對昭和初期呈現強烈的軍國主義化傾向時，即顯得幾乎毫無抵抗的消失了。在這來勢汹汹的軍國主義攻勢中，連號稱千錘百鍊的共產主義者，也相繼落荒而逃，或轉向超國家主義，唯有衆多的自由主義者和社會民主主義者，從頭到尾進行秘密的抵抗——像女性慣有的消極的、嘔氣式的抵抗。

作家石川就是其中的一人。

石川就讀早稻田大學時，適為昭和初年，在文壇中，一方面有以橫光利一和川端康成爲首的新作家以新風格堂堂登場，另一方面，普羅文學亦於俄頃之間擡頭。前者稱爲「新感覺派」，高舉「藝術至上主義」的旗幟；後者則徹頭徹尾打出「革命」的招牌。

但無名作家石川，對這兩者都無意介入他們的陣營，他只大致閱讀一下「新感覺派」的作品，認識他們的風貌，即未深入接觸，對普羅文學亦同。他始終堅持他的「小市民」視點，在表

現手法上則以傳統的說故事方式摻雜着對懷疑的追跡。故此，久米正雄對『蒼氓』一書才有「沒有新作風、新人作品的痕跡」的評語。

不久，兩派即形成尖銳的對峙局面，藝術派固是人才薈萃，繼橫光、川端之後，井伏鱒二、阿部知二、舟橋聖一、丹羽文雄、高見順、太宰治等新興作家相繼登場。普羅文學亦聲勢浩大，並且喊出「非普羅作家即非作家」的威脅，但昭和六年九一八事件爆發，普羅作家同盟因外受強力鎮壓，以及內部的逐漸分裂，遂於昭和九年宣告解散。

當時日本原有的社會派作家如菊池寬、山本有三、島木健作等，有的已經封筆，有的則改變路線。普羅文學的消失，意味着當時日本文學呈現一大漏洞——完全喪失文學所具有的社會批判機能。昭和十二年中日戰爭開鑼，有的文人獻身於配合侵略的國策，而藝術派作家亦大多從現代主義的意匠轉向「不安的文學」尋找避難所。在這種情勢下，「小市民正義感的產物」，自易於被大眾所接受，『蒼氓』問世後，石川復於昭和十二年發表『日蔭之村』，適時彌補了社會批判的空間。

### 石川的性格特質——社會關心

作者的性格特質反映出作品的風格，當無疑義。

石川文學的基本性格為何？筆者只須舉出一、二個日本評論家對他的評語，即不難有深刻的

「……小市民正義感的產物……」

——中野浩夫「人與文學」

「……對社會現象的動向，具有敏銳的觸角；不能默認『不當』的義憤感和強烈反抗心的特質；為忠於自己的正義感，而積極發言，甚至付諸行動；終生不懈不怠的挖掘、探究自己背負的命運或課題……。」

「……石川文學具有前瞻性和啓蒙性的特質……」

「……每一發現社會的異常性，即挺身而出與之抗拒的正義感，並企圖矯正其扭曲。」

「……對應社會情勢的遷移，做相對性的批判……。」

「……凡是逸脫他心目中所持的『中正』，即非加以反擊而不後已……。」

——野村尚吾「女人為誰而活」解說

這種性格，亦可從他一生的行誼中獲得對證。

石川幼少年時，由於父親在中學任教，經常調動，家也隨之搬遷，但都是在秋田、岡山兩地的小城鎮過生活。換言之，石川是出身於鄉下，在他後年的自傳文章中，他也常以「鄉下人」自居。有關學者指出，一個人性格的塑成取決於少年時代，即使他在青年期以後投入完全不同的生活環境中，也很難拭去少年時代的出身性格。一個非農民的鄉下人，而在半途投入都市生活的知

識分子，所顯露的通性大抵是——木訥、不風趣、不世故圓滑、晚熟、粘着力強、難擺脫正義感、獨立性高、着重精神的自由——石川的個性或許正是如此。

他長達十年的不得意的寫作生涯，也是肇因於此。當時的文壇仍流行着「拜師」的風氣，大凡有志進軍文壇的人，通常都會先師事某前輩大家，在師門的提携推薦下，才可望或較迅速的在文壇嶄露頭角，唯獨石川却從未夤緣攀附，芥川獎的評審委員亦無一人與他有過一面之緣，可見他的特立獨行。

一般作家在得獎後，爲了保持作品水準或尋求突破某種瓶頸，反而有舉步維艱之感，但石川却有似如魚得水，寫作量爆增，除同年發表四十萬字長篇『心猿』外，以後幾乎每個月都有短篇問世。這期間，報紙陸續報導，因爲東京市自來水池計畫將使某村落淪爲湖底，引起村民的反抗運動，他遂親往現場仔細察訪，於昭和十二年發表描寫小村生活慘狀的『日蔭之村』，從此即明顯確立社會小說的方向。

同年底，他以中央公論社特派員身分赴華中採訪戰地新聞，於翌年元月末返國，隨即日夜趕寫，以十一天時間寫出『活着的士兵』，描寫戰場的戰慄，其中有一節描寫日軍用短劍刺少女乳房，以及用圓鋤將殘敗的敵兵頭顱一個個割下的情景，使當時的讀者爲之觸目驚心，本文於『中央公論』三月號刊出後，隨遭查禁，社方和作者同時被控違反新聞出版法，後來被判處四個月徒刑，緩刑三年。這段時間中，他只得轉向社會的關心，『結婚的生態』、『母系家族』、『三代的矜持』、『人生畫帖』等生態小說，皆是當時頗爲暢銷的小說。

太平洋戰爭爆發後（昭和十六年），作品量當然激減，但石川仍頻頻撰文討論言論自由，並抨擊有關方面自『活着的士兵』以來對他施展的言論鎮壓，昭和十八年，在「每日新聞」上連載的『日常的戰鬥』被刪改得面目全非，根本不像石川的作品。後來，他盡最大的收斂，着手撰寫『成瀨南平的行狀』在「每日新聞」連載，題旨在批判戰爭下的行政，連載十五次後隨告中斷，報社方面顯然遭到強大的鎮壓。在情報局的指示下，警方還派員到石川家大肆搜索，並將石川帶往警署偵訊。

戰後的石川，被文壇視爲具有前瞻性的進步派作家，他仍經常對各種社會問題做建言，後來更擴及對亞洲政治、文化問題的關心。戰後第一屆衆議員選舉（昭和二十一年），他爲排遣戰期的鬱屈，以及拓展關心的手段，毅然接受日本民黨的提名投入選舉，但落選。循此方向，以後遂有積極參與社團活動，擔任日本文藝協會理事長、日本筆會會長、著作權保護協會理事長等職務。

這就是永遠關心社會的石川，較完整的面目。

## 石川文學的特色

石川的作品在日本擁有相當廣大的讀者羣，他的作品所以深受讀者喜愛，主要原因大致可歸納爲下列數點：

(一)全篇結構嚴密，情節層層推向高潮——他的佈局手法，實在令人嘆服，堪稱無懈可擊，尤



其是他的新聞小說（連載小說），石川本身自稱：「我對作品總是先有完整的構思，才開始動筆……大抵不致在半途中橫生枝節。」有的論者更認為，也許連讀者所喜歡的重點，預先已精確的計算出來，故能緊扣讀者心弦。在這一點，他是日本文藝圈中素有定評的最讓邀稿的編輯放心的作家。

(二) 選取主題的適時性和前瞻性——他對社會現象的動向，的確具有敏銳的觸角，並能適時的選擇社會關心的話題做為主題。完全切合現在，或者走在「現在」的前半步，故作品一出，即受各方關注，成為暢銷書。石川的洞察力和前瞻性，最具體的表現在『最後理想國』一書中。

(三) 巧妙處理素材，成為超越時空的作品——石川的作品本是取材日本一時或一地的社會問題，似乎只有特定的讀者才會感興趣。其實不然。他處理題材總是把握着兩大方向：一是將特定時期社會關心的主題化為普遍的主題；一是化為超越時空的永恒問題。例如，他的『母系家庭』的寫作動機本是昭和十二年間政府研議制訂「母子保護法」所觸發，他即將它處理為「母子相依為命」的家庭問題，就成為全體母親關心的問題，也是永恒的話題。所以，『蒼氓』出版迄今雖已五十年，但現在讀來仍毫無陳舊的感覺。

(四) 製造流行語的才能——也許有人對「流行語」會感到不屑，但製造流行語必須具備——將朦朧的狀態，賦予明確的結晶，而以簡潔的表現一擊深入大眾心胸——的才能。石川許多作品的書名，如戰前的「日蔭之村」、「結婚的生態」、「母系家庭」，以及戰後的「並非無望」、「惡的樂趣」、「四十八歲的抵抗」都是當時的流行語彙，連未讀過原書的小市民，都經常掛在

口頭上。日本婦女解放運動期間，常有人形容戰前的日本妻子是：「附帶性生活的女傭」，這句話也是出自石川的『幸福的界限』。

(四)夾帶箴言的風格——作爲新聞小說家，石川深悉大多數讀者都不喜歡冗長、堆砌的描寫，而偏愛簡短的人生心得，他常以巧妙的比喻和簡潔的表現，將自己的人生經驗、人間觀察，插入字裏行間中。

有的論者認爲石川作品，說教味道太濃厚，但他們也承認，如果抽去十分之一、二二的說教，也將大大失去石川作品的趣味性、可讀性。

筆者認爲，這種寫作法可以增加作品的「餘味」，引發讀者沉思、檢討——小說的功能就在這裏吧！

這類智慧的火花，在石川的作品中幾乎俯拾皆是。隨手舉出以下二例：

貨幣的發明，使「性」發生了革命——使男人的性遊戲化，使女人的性經濟化。

性，不應該赤裸裸毫無遮攔的。性，在羞澀的感覺時才呈現得最美。

——短文：「性」

女人結婚後即成爲完全的妻子，但男人只有一半結婚，另一半仍想保留獨身時的自由、放蕩、無拘無束。這一半領域如遭妻子強行侵入，將遭丈夫的抗拒。

——「在泥濘中」